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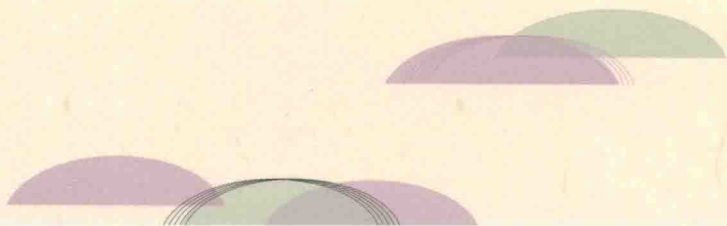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中国文学：

经典传承与多元选择

（下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专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中国文学： 经典传承与多元选择 (下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专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经典传承与多元选择：全2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专辑)

ISBN 978-7-5097-8361-0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8859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专辑·

中国文学：经典传承与多元选择(全2册)

编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倩郢

责任编辑 / 范明礼 刘云萍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43.25 字 数：681千字

版 次 /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8361-0

定 价 / 198.00元(全2册)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 上 编 ·

家数·名家·大家

- 有关古代诗歌品第的一个考察 / 蒋 寅 / 003
-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
- 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 孙少华 / 034
- 子思及其《诗》学思想寻迹 / 马银琴 / 050
- 跋日本岩崎文库藏《春秋经传集解》保延五年写卷 / 郜同麟 / 070
- 《史记·曹沫传》史源分析与事迹考实 / 马 昕 / 081
- 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 / 刘跃进 / 108
- 乐府总章考论 / 许继起 / 126
- 《桃花源记》的文学密码与艺术建构 / 范子焯 / 144
- 王褒、庾信等文人的入关与南朝文学在北朝的移植 / 陈 君 / 163
- 略论开元以前取士制度与诗赋之关系 / 高晓成 / 182
- 关于大历诗的几个问题 / 吴光兴 / 194
- 从萧李集团到韩门弟子
- 文学流派在中唐的起步 / 李 桃 / 221
- 中唐古文与子学传统
- “子书”“文章”之关系与中古文学观演变 / 刘 宁 / 231
- 韩愈诗歌对宋词影响研究 / 刘京臣 / 248
- 世界视野中的《琵琶行》研究纵览（附：《琵琶行》研究论著目录）
- / 陈才智 / 276

李商隐对元和体的反拨意图及其诗学观 / 张一南 / 348

· 下 编 ·

都市文化视阈中雅俗两种审美倾向的交汇与融合

——以宋元话本中的词为例 / 郑永晓 / 365

蒙金之交的西游文学与大蒙古国时期的蒙古王朝认同建构 / 王筱芸 / 381

明清小戏的演出格局探源

——兼及宋代“小杂剧”研究 / 李 玫 / 434

杜子春故事所体现的小说趣味漂移

——从唐代传奇到明代通俗小说 / 孙丽华 / 454

大众清官情结与公案小说 / 刘 倩 / 465

方苞古文理论的破与立

——读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 / 石 雷 / 496

李渔《怜香伴》传奇创作主旨探微 / 李 芳 / 508

论《红楼梦》中的“清”、“老”之美 / 杨子彦 / 520

论《红楼梦》后四十回非高鹗作 / 夏 薇 / 533

《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真相发覆 / 张 剑 / 613

代州冯志沂编年事辑 / 王达敏 / 623

风俗·学术·制度：十九世纪后期关于“富强”的本末观

——以郭嵩焘和严复为中心 / 郭道平 / 660

下 编

都市文化视阈中雅俗两种审美 倾向的交汇与融合

——以宋元话本中的词为例

郑永晓

话本小说中的诗词，传统说部中视其为“蒜酪”^①，而在近现代以来的学术中其地位也未见提高。《全宋词》辑录《宋人话本小说中人物词》35家47首，与《宋人依托神仙鬼怪词》并置于全书卷末，可见其性质和地位比较尴尬。这些作品多年来游离于词学和小说学的视野之外，既不属于传统词学的研究范畴，也不属于小说学的关注对象。但是，宋元话本小说以至明清拟话本中有为数可观的诗词作品则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宋元话本作为话本小说的发轫与成熟期的作品，在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宋词又是词学发展的最高峰，近代以来更被视为有宋一代文学的代表性体裁，成为与唐诗、元曲相颉颃的文体。既然宋词有如此高的地位，而词与话本的关系又如此密切，则话本中的词理应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始有学者对词在话本中之功用、话本对词的接受等问题予以关注，颇具启发意义^②。笔者以为，一般而言，话本词艺术成就不高，但是作为小说话本中

① 崇祯元年（1628）尚友堂刊《初刻拍案惊奇》署“即空观主人”所撰“凡例”五之三：“小说中诗词等类，谓之蒜酪，强半出自新撰。间有采用旧者，取一时切景而及之，亦小说家旧例，勿嫌剽窃。”——作者注

② 参见牛贵琥《古代小说与诗词》，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王晓骊《宋词与宋人话本》，《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王晓骊《通俗叙事视角下的宋词接受——以宋元话本为例》，《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龙建国《宋代书会与词体的发展》，《文学遗产》2011年第4期；蒋伟《宋元小说家话本中的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文，2008。

的特殊部分，有其独特价值，是宋元时期都市文化的集中反映和载体。鉴于学界此前对这个问题尚未有足够重视，笔者谨以程毅中先生《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为依据，对此略作梳理和阐述。

一 宋元话本词类型概观

程毅中先生所辑《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中，据笔者粗略统计，共有 23 篇话本含有词作合计 100 首（包括 1 首重复作品）。为便于论述，笔者对之作了一个简单区分，并按类别罗列如下。

描写风景的词作共计 39 首。其中描写春景及元宵节者包括：无名氏《鹧鸪天》（山色晴岚景物佳）、无名氏《鹧鸪天》（每日青楼醉梦中）、黄夫人《鹧鸪天》（先自春光似酒浓）、苏小小《蝶恋花》（妾本钱塘江上住）【以上《碾玉观音》】、沈文述《念奴娇》（杏花过雨）、陈克《谒金门》（柳丝碧）、李清照《品令》（零落残红）、延安李氏《浣溪沙》（无力蔷薇带雨低）、宝月禅师《柳梢青》（脉脉春心）、欧阳修《一斛珠》（伤春怀抱）、晁补之《清商怨》（风摇荡）、柳永《清平乐》（阴晴未定）、晏几道《虞美人》（飞花自有牵情处）、魏夫人《卷珠帘》（记得来时春未暮）、康与之《减字木兰花》（杨花飘尽）、秦观《夜游宫》（何事东君又去）、黄庭坚《捣练子》（梅凋粉）、周邦彦《滴滴金》（梅花漏泄春消息）、欧阳修《蝶恋花》（帘幕东风寒料峭）【以上《西山一窟鬼》】、无名氏《鹧鸪天》（白苧千袍入嫩凉）【《简帖和尚》】、柳永《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苏轼《柳梢青》（昨日出东城）【《洛阳三怪记》】、张舜美《如梦令》（明月娟娟筛柳）【《张生彩鸾灯传》】、刘过《望江南》（元宵景）【《史弘肇传》】、胡浩然《传言玉女》（一夜东风）、赵佶《小重山》（罗绮生香娇艳呈）、郑意娘《浪淘沙》（尽日倚危阑）【《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无名氏《柳梢青》（柳色初浓）【《勘靴儿》】等，共计 28 首。描写秋景者包括：申二官人《鹧鸪天》（黄草秋深最不宜）【《山亭儿》】、赵旭《浣溪沙》（秋气天寒万叶飘）、赵旭《鹧鸪天》（黄草遮寒最不宜）【《赵旭遇仁宗传》】，共 3 首。描写冬景者包括：无名氏《鹧鸪天》（凛冽严凝雾气昏）【《红白蜘蛛》】、苏轼《江神子》（黄

昏犹自雨纤纤)、黄庭坚《踏莎行》(堆积琼花)、晁冲之《临江仙》(万里彤云密布)、无名氏《忆瑶姬》(姑射真人)【《种瓜张老》】等,共5首。描写其他各类风景者3首:无名氏《眼儿媚》(登楼凝望酒阑)【《西湖三塔记》】、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张生彩鸾灯传》】、姚卞《酹江月》(小舟横截)【《夔关姚卞吊诸葛》】。

描写女子容貌、涉及男女感情以及女性自我抒发春情者共计29首。其包括:无名氏《鹧鸪天》(淡画眉儿斜插梳)【《简帖和尚》】、章台柳《沁园春》(弱质娇姿)【《苏长公章台柳传》】、潘台寺僧《诉衷情》(知伊夫婿上边回)【《简帖和尚》】、柳永《西江月》(师师媚容艳质)、柳永《浪里来》(柳解元使了计策)【《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无名氏《眼儿媚》(丈夫只手把吴钩)【《刎颈鸳鸯会》】、张舜美《如梦令》(燕赏良宵无寐)、刘素香《如梦令》(邂逅相逢如故)、张舜美《如梦令》(漏滴铜龙声拆)、无名氏《南乡子》(粉汗湿罗衫)、秦观《生查子》(去年元夜时)【《张生彩鸾灯传》】、佛印《如梦令》(记得去年时节)、元净《如梦令》(春色湖光如练)、南轩《如梦令》(柳眼笑窥人送)、秦观《如梦令》(传与东坡尊舅)【以上《苏长公章台柳传》】、郑意娘《好事近》(往事与谁论)、刘金坛《浣溪沙》(标致清高不染尘)、韩思厚《西江月》(玉貌何劳朱粉)【《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无名氏《醋葫芦》(湛秋波)、《醋葫芦》(锁修眉)、《醋葫芦》(结因缘)、《醋葫芦》(喜今宵)、《醋葫芦》(美温温)、《醋葫芦》(奏箫条)、《醋葫芦》(报黄昏)、《醋葫芦》(椰榆来)、《醋葫芦》(结溶溶)、《醋葫芦》(见抛砖)、无名氏《南乡子》(春云怨啼鹃)【以上出自《刎颈鸳鸯会》】。

抒情言志词7首:刘锴《鹧鸪天》(竹引牵牛花满街)【《碾玉观音》】、陈可常《菩萨蛮》(平生只被今朝误)【《陈可常端阳仙化》】、刘使君《醉亭楼》(平生性格)【《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俞良《瑞鹤仙》(春闱期近也)、俞良《鹊桥仙》(来时秋暮)、俞良《鹊桥仙》(杏花红雨)、俞良《过龙门令》(冒险过秦关)【《俞仲举题诗遇上皇》】。

咏物词6首:周紫芝《虞美人》(西园摘处香和露)【《种瓜张老》】、洪迈《虞美人》(忽闻碧玉楼头笛)、孔德明《水调歌头》(玉人擅皓腕)【《史弘肇传》】、陈可常《菩萨蛮》(包中香黍分边角)、陈可常《菩萨蛮》

（天生体态腰肢细）【《陈可常端阳仙化》】、无名氏《西江月》（零落不因春雨）【《福禄寿三星度世》】。

科举相关6首：宇文绶妻王氏《望江南》（公孙恨）、宇文绶妻王氏《南柯子》（鹊喜噪晨树）、宇文绶《踏莎行》（足蹶云梯）【《简帖和尚》】、赵旭《踏莎行》（足蹶云梯）、赵旭《踏莎行》（羽翼将成）、赵旭《小重山》（独坐清灯夜不眠）【《赵旭遇仁宗传》】。

描写病情4首：无名氏《夜游宫》（四百四病人皆有）【《种瓜张老》】、无名氏《木兰花慢》（任东风老去）【《勘靴儿》】、陈可常《菩萨蛮》（去年共饮菖蒲酒）【《陈可常端阳仙化》】、无名氏《夜游宫》（四百四病人可守）【《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此外，尚有抒发离别之情词1首：赵旭《江神子》（旗亭谁唱渭城诗）【《赵旭遇仁宗传》】。描写女红词1首：无名氏《眼儿媚》（深闺小院日初长）【《碾玉观音》】。悼惜亡妻词1首：韩思厚《御阶行》（合和朱粉千餘两）【《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描写庄园生活词1首：无名氏《临江仙》（快活无过庄家好）【《种瓜张老》】。描写城市生活词1首：无名氏《鹧鸪天》（城中酒楼高入天）【《赵旭遇仁宗传》】。写女子哭泣1首：无名氏《鹧鸪天》（碎似真珠颗颗停）【《山亭儿》】。诉状1首：无名氏《西江月》（是水归于大海）【《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嘲笑恶僧被正法1首：无名氏《南乡子》（怎见一僧人）【《简帖和尚》】。

又郑意娘《好事近》（往事与谁论）在《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中出现两次，如重复计算，则存词共计100首。

而没有包含词作的话本则有《三现身》《杨温拦路虎传》《定山三怪》《错斩崔宁》《合同文字记》《风月瑞仙亭》《快嘴李翠莲记》《张子房慕道记》《阴鹭积善》《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曹伯明错勘赃记》《错认尸》《老冯唐直谏汉文帝》《金鳗记》《皂角林大王假形》《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共计17篇。

因此，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判断，话本中包含词作的作品占相对多数，而且有相当多的话本包含多篇词作。由于话本主要是一种普通市民消费的文化产品，在宋元时期不受上层统治者和士大夫重视，所以在编辑、校勘、刻印等方面无法与传统的经史和诗文书籍相提并论，甚至与词籍相

比也等而下之。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断,相当一部分宋元时代的话本已经失传,而在这流传下来的部分话本中,有如此之多的词以各种方式显现在话本中,无论是小说学还是词学研究者,都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

考察这 100 首各种类型的词,从词作者的角度,大概可分为引用前人作品和说话人自作两种类型,其中引用前人作品又可分为明确标明词作者、不标明作者以及将词作者搞错形成张冠李戴等不同情况。例如《简帖和尚》中宇文绶所作《踏莎行》(足蹶云梯),在话本《赵旭遇仁宗传》中也曾出现,作者又成为赵旭;《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中所谓柳永《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显然是引用南唐李煜作品,同篇所谓柳永《西江月》(师师媚容艳质)当是话本作者自作,而与柳永无关;而《碾玉观音》中所谓苏小小《蝶恋花》(妾本钱塘江上住)当然也不可能是苏小小的作品;《勘靴儿》中记述《柳梢青》(柳色初浓)“乃故宋时一个学士所作”,实为张抡作品;《刎颈鸳鸯会》中无名氏《眼儿媚》(丈夫只手把吴钩)实为南宋词人卓田游览苏小小旧居时所作;《简帖和尚》中未署作者之《鹧鸪天》(白苧千袍入嫩凉),实为辛弃疾作品。

上述话本词中未标词牌或词牌错乱的情况也时有所见。如《洛阳三怪记》中所谓苏轼《柳梢青》,实为《浪淘沙》。《勘靴儿》中无名氏《木兰花慢》(任东风老去)话本中原未标明词牌,程毅中先生注云:“此词有脱误,原为元郑禧作《木兰花慢》,见《春梦录》。‘如梦如惊’之下尚有四句:‘香魂只今迷恋,问真仙消息最分明。后夜相逢何处?清风明月蓬瀛。’”《种瓜张老》中无名氏《夜游宫》(四百四病人皆有)和《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中《夜游宫》(四百四病人可守)均未标词牌,此词在两篇小说中文字小异,基本属于同一篇作品,而应用于不同的话本中。《刎颈鸳鸯会》中无名氏《眼儿媚》(丈夫只手把吴钩)、无名氏《南乡子》(春云怨啼鹃)、《简帖和尚》中无名氏《鹧鸪天》(淡画眉儿斜插梳)、《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中柳永《西江月》(师师媚容艳质)等在话本中均未标词牌。可见,我们有足够的论据证明,话本中的词除少量引用前人作品的情况外多数质量不高,也经常出现作者错乱、词牌不明、不遵守词律等现象。

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话本的作者也并非那么无知

和没有文学素养。例如《史弘肇传》中描写洪迈所作《虞美人》（忽闻碧玉楼头笛）是集张嵎、苏轼、秦观、朱淑真、刘过等人诗词之句而成，话本中描写洪迈写完此词后，又有通判孔德明指出其为集句，并一一拆解。这段描写显示出话本作者对各家诗词相当熟悉，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宋代罗烨《新编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论小说与诗词之关系云：“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扁（篇）章。”且有诗云：“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是根基。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辨论妖怪精灵话，分别神仙达士机。涉案枪刀并铁骑，闺情云雨共偷期。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①可见，虽然小说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末学”，但其作者却应该“博览该通”，尤其应该能够具备熟悉李杜苏黄等人的诗词佳句并应用于话本创作中的基本功；也正因为如此，上述宋元话本中包含如此之多的词作。同时也说明，这些话本小说的作者，即那些书会才人们，未必不知道《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的作者是李煜而非柳永。

事实上，词的作者出现错误，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话本的作者，因为在士大夫群体中被视为小道，即使是作者本人也对其作品不是特别重视，在相对正统的词籍文献中，张冠李戴的事也常有出现。《张生彩鸾灯传》中秦观《生查子》（去年元夜时），在唐圭璋辑《全宋词》中收录在欧阳修名下，并加按语云：“案此首……又误作秦观词，见《草堂诗余》卷上。”则是话本将作者搞错，也有一定的原因。与此类似的还有《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中胡浩然《传言玉女》（一夜东风），实为晁冲之作品，《全宋词》据赵万里辑本《晁叔用词》收录，并有按语云：“案此首别误作胡浩然词，见《类编草堂诗余》卷二。”

从事小说学研究的学者一向对话本中诗词的地位与作用评价不高，其着眼点是话本小说的根本目的是把故事讲给听众或者读者，而这些诗词与

①（宋）罗烨：《新编醉翁谈录》，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266册“子部·小说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409页。

故事的关系不是很密切，甚至很多“入话”中的诗词实际上游离于故事之外。这些观点诚然有其道理所在，但是我们从上面的统计可知，如果程毅中先生所辑录的这部话本集所收录的作品大体而言主要出自宋元人之手，则不难判断，将诗词引入话本，并非是明代以后从事拟话本创作的文人才倡导的，而是宋代就存在着此种现象。那么宋代的书会才人和听众一定也是认可甚至喜欢以这样一种韵散结合的文体来传达他们所要述说或接受的故事。

关于词在话本中之功用，前贤时彦多有论及，例如词经常被用于所谓“入话”与结尾。“入话”应是相对于“正话”而言，其功效想来是说书人为了暂缓说书时间，等待更多听众；当然，也有衬托“正话”，渲染气氛之功用，以引起听书人更大的兴趣。但是，词（也包括诗）在话本中事实上不仅仅处于“入话”那个位置，“正话”中也往往夹杂着大量的以诗词为主的韵文。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正话”中的词作有很多是出于话本作者的自我创作。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三个爱这柳七官人，曾作一首词儿为证。”其词云：

师师媚容艳质，香香与我情多，冬冬与我煞脾和，独自窝盘三个。撰字苍王未肯，权将“好”字停那。如今意下待如何？“奸”字中间着我。^①

此词俗不可耐，简直是一些字符依序排列而已，没有一点词的深婉、雅致，作者也没有标明词牌。尤有甚者，《张子房慕道记》居然写张良对刘邦言“皇若不信，有词为证”，其词云：

慕道逍遥，修行快乐。粗衣淡饭随时着，草履麻鞋无拘束。不贪富贵荣华，自在闲中快乐。手内提着荆篮，便入深山采药。去下玉带紫袍，访友携琴取乐。^②

① 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齐鲁书社，2000，第337页。

② 同上，第407页。

张良的时代，远没有产生词的土壤。这并非一首标准的词，但是从用韵和结构方面来看，确实有“词”的气象。

这说明，词这种文体在话本小说里与话本的主体，亦即以散体文字出现的那部分内容是非常吻合无间的，话本作者不仅仅大量引用前人的词作为“入话”，也随手写作了若干没有多少艺术价值的词放在“正话”中；而词在“正话”中，其基本功能主要用于显示主人公的才情，或者显示话本作者的言辞有据，用于“以词为证”等等。无论是哪种情况，其实都显示出话本词是作为一种较之口述故事本身更为高级的文体为时人所创作和接受，即使那些话本作者自作的在今天看来俗不可耐的词作，在当时作者的眼中和受众心目中，也比普通文字高级和正式一些——这就涉及话本词的雅俗问题。

二 雅俗相对论与话本词之以雅化俗

虽然词之为体，自其产生即与市井之“俗”有着天然的联系，被视为词之正宗的《花间》又多为侧艳香软之作。但雅俗之分具有相对性，《花间》以文辞之雅，反拨民间词之俚俗；晏殊、苏轼、周邦彦等以士大夫情怀入词，是从题材方面提升了词之位阶；而南唐、两宋文人词被引用到话本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话本中雅的成分。因此，词并非如论者所言，是两种“俗”体结合到一起。依笔者浅见，词之入“话（本）”，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以雅入俗、以雅化俗的行为，体现了雅俗两种审美倾向在话本中的交集与融合。

词自“花间”以来，以“艳科”著称，欧阳炯《花间集叙》所谓“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云云，奠定了词之为体，内容上多写男女恋情，演唱时独重女音的传统，以至于李鴈这位倾向于豪放词风的苏门弟子在其《品令》中也言之凿凿地说：“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① 这一传统的形成，与唐末以迄

① 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第637页。

两宋都市文化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与起源于乡村的诗歌不同，词与都市文化的渊源更为密切，都市文化对物欲、情欲的追求与词为“艳科”的发展路数殊途同归。钱锺书先生在论述宋诗与宋词的差异时曾精辟地指出：

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据唐宋两代的诗词看来，也许可以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①

这就使得《花间》以来的部分词人词作向着都市化、艳情化的道路上发展。

但是，词作为“艳科”，与《诗》《骚》以来的言志传统显然有很大的距离。一方面，文人们虽然忍不住内心的喜爱，像晏殊、欧阳修、苏轼等都有相当数量的词作，但另一方面又对这种经常涉及露骨情爱描写的香艳之体有所抵制，对这种专言男女之情的文体故作不屑一顾之态，视之为“小道”“余事”，是钱惟演“如厕”时才读的消遣之物——这与当时发展势头正盛的都市文化与以传统儒学为核心的正统意识形态冲突有关。于是，以苏轼为代表的部分出身于士大夫阶层的作家进入词的创作领域，以士大夫的情怀入词，以士大夫的艺术标准改造词。刘扬忠先生曾指出：

几乎贯穿两宋三百余年历史的词坛“雅”、“俗”之争，本质上是正统的士大夫文化与世俗的市民文化的斗争。^②

所言洵为至论。所谓宋代词坛雅俗之争正是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相互斗争而又调和的结果，雅俗之争既保证了词的发展没有向世俗化的崇尚艳情淫靡的路径滑得更远，也保证了词没有完全被正统意识形态所同化，成为又一个教化民众的工具。

① 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10页。

②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第169页。

当然，普通市民阶层并不去理会词学领域中的这种种争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欣赏、接受和传播以词为载体的文化产品，这个产品就是话本中的词。

前述 100 首词，艺术水平参差不齐，或雅或俗，风格各异，迎合市民欣赏趣味的情形当然所在多见，比如即使是抒发个人抱负之作，也难免露出世俗之态。如俞良《瑞鹤仙》（春闱期近也）设想自己高中后“更寻对小脚儿，夜间伴你”云云，把过去读书人“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功利性以一种直白得近乎色情的方式表露出来。但另一方面，广义的涉及男女之情的词作不过 29 首，其中仅有所谓柳永《西江月》（师师媚容艳质）和《浪里来》（柳解元使了计策）及无名氏《南乡子》（粉汗湿罗衫）属于比较低俗的作品；其他词作虽然艺术水准高下不一，但并未专注于男性视角中的女性体态，更未见描写露骨淫秽之处。这说明，话本词中即使是涉及男女之情的这部分作品，也相对比较雅致。

市民阶层也有附庸风雅的内在需求。从文体的等级角度而言，诗词的位阶显然高于话本小说，至少书会才人和普通听众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才有经常见到的“以诗为证”、“以词为证”云云。词在士大夫心目中虽为小道，但是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经过苏轼这样级别文豪的改造，虽然并非完全的“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但词的士大夫化色彩还是趋于浓厚，无论是在上层文人还是民间俗子中间，词的地位亦随之有所提高。“苏学士”、“秦学士”在话本所营造的话语体系中备受尊崇，说明在普通民众中苏轼、秦观等擅长诗词创作的文人有着极高的声誉。听众当然愿意倾听他们所喜欢的作家的作品，这可以视为一种普通民众的附庸风雅，一种对较高文化水准的向往，一种那个时代的追星潮流。普通民众的这种心态当然有助于词在民间的传播，也有助于说书艺人所从事的“说话”在一定程度上由俗文化向雅文化的靠拢，推动对“说话”这种民间艺术之价值的肯定。缪荃孙在《京本通俗小说跋》中曾独具慧眼地指出：“所引诗词，皆出宋人，雅韵欲流。”^①对部分话本作品而言，此论还是符合事实的。

① 缪荃孙撰，程毅中、程有庆校点《京本通俗小说跋》，载《京本通俗小说等五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 114 页。